

THE CHINA 中华世纪坛
MILLENNIUM MONUMENT

中华世纪坛艺术丛书

Salvador Dalí

萨尔瓦多·达利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



5.72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萨尔瓦多·达利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



科学出版社

2002

《中华世纪坛艺术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建琪

编 委：王建琪 姜建秋 闫 东

石京生 李海滨 方国锦

顾训铭 王昱东

《萨尔瓦多·达利》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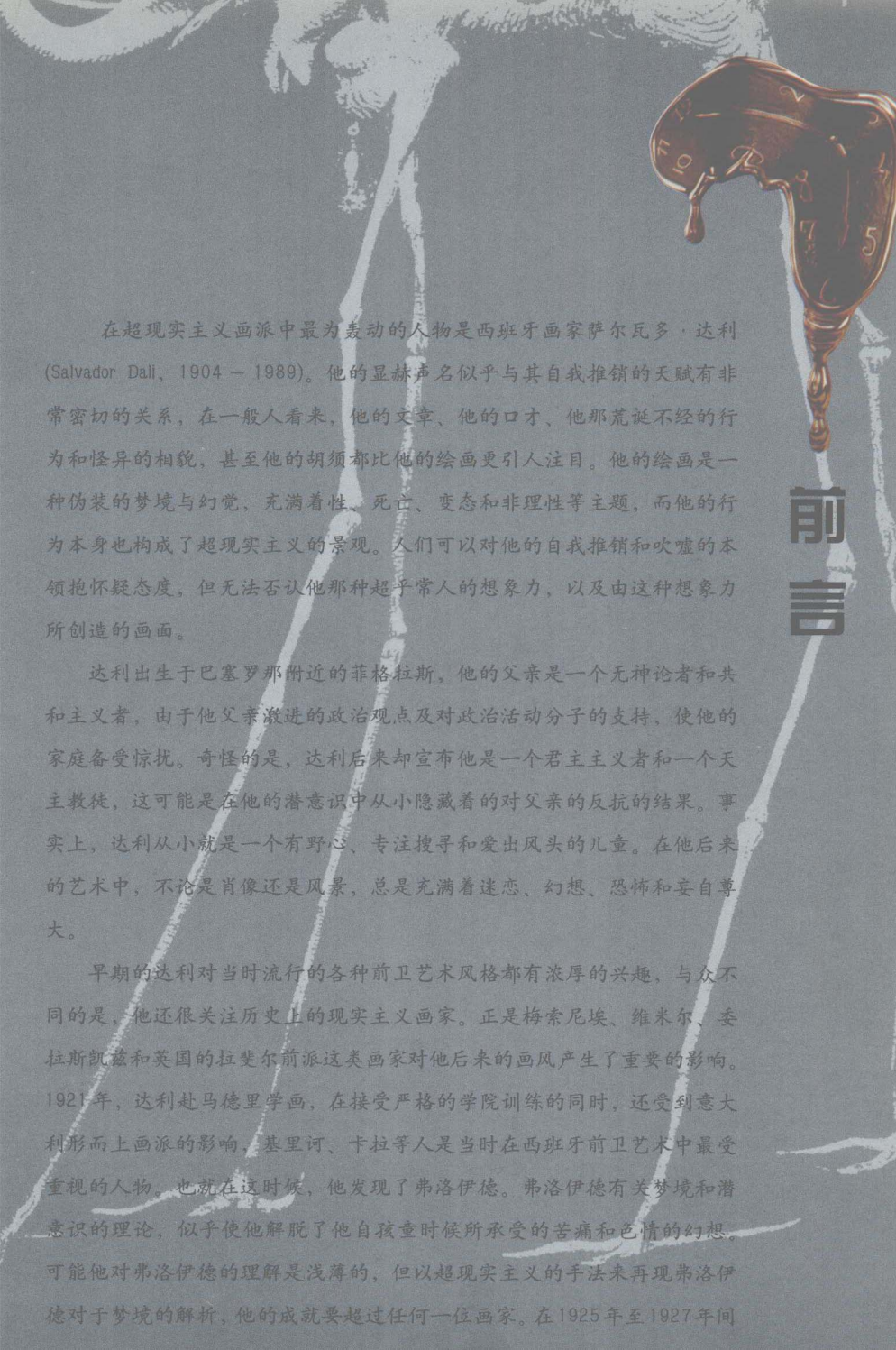
策 划：王昱东 单月英

编 撰：卢 迪 单月英 彦 风

梁 绸 武秦瑞

AM 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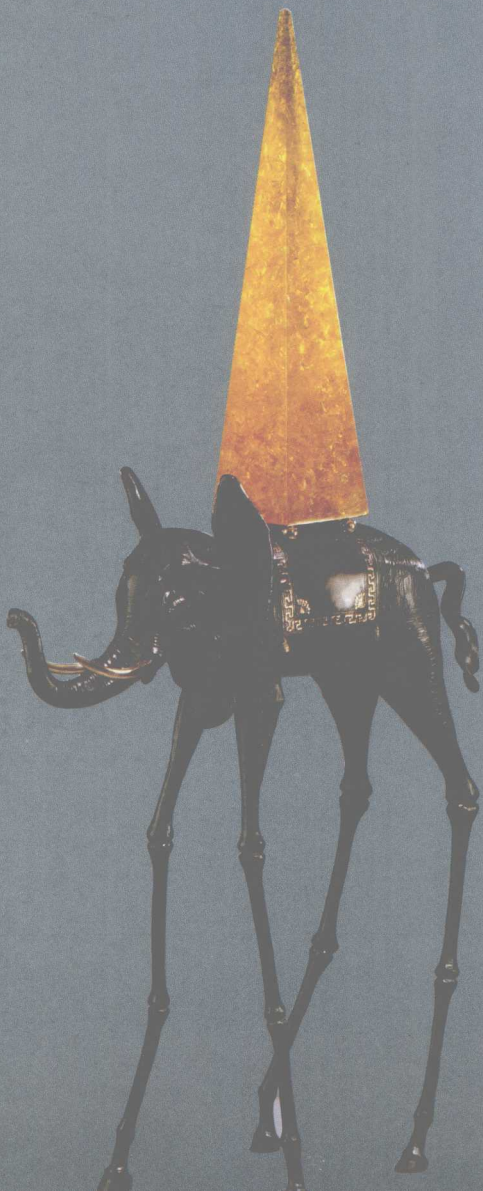


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最为轰动的人物是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í, 1904 - 1989)。他的显赫声名似乎与其自我推销的天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他的文章、他的口才、他那荒诞不经的行为和怪异的相貌，甚至他的胡须都比他的绘画更引人注目。他的绘画是一种伪装的梦境与幻觉，充满着性、死亡、变态和非理性等主题，而他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景观。人们可以对他的自我推销和吹嘘的本领抱怀疑态度，但无法否认他那种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以及由这种想象力所创造的画面。

达利出生于巴塞罗那附近的菲格拉斯，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由于他父亲激进的政治观点及对政治活动分子的支持，使他的家庭备受惊扰。奇怪的是，达利后来却宣布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和一个天主教徒，这可能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从小隐藏着的对父亲的反抗的结果。事实上，达利从小就是一个有野心、专注搜寻和爱出风头的儿童。在他后来的艺术中，不论是肖像还是风景，总是充满着迷恋、幻想、恐怖和妄自尊大。

早期的达利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前卫艺术风格都有浓厚的兴趣，与众不同的，他还很关注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画家。正是梅索尼埃、维米尔、委拉斯凯兹和英国的拉斐尔前派这类画家对他后来的画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1年，达利赴马德里学画，在接受严格的学院训练的同时，还受到意大利形而上画派的影响，基里柯、卡拉等人是当时在西班牙前卫艺术中最受重视的人物。也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有关梦境和潜意识的理论，似乎使他解脱了他自孩童时候所承受的苦痛和色情的幻想。可能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解是浅薄的，但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再现弗洛伊德对于梦境的解析，他的成就就要超过任何一位画家。在1925年至1927年间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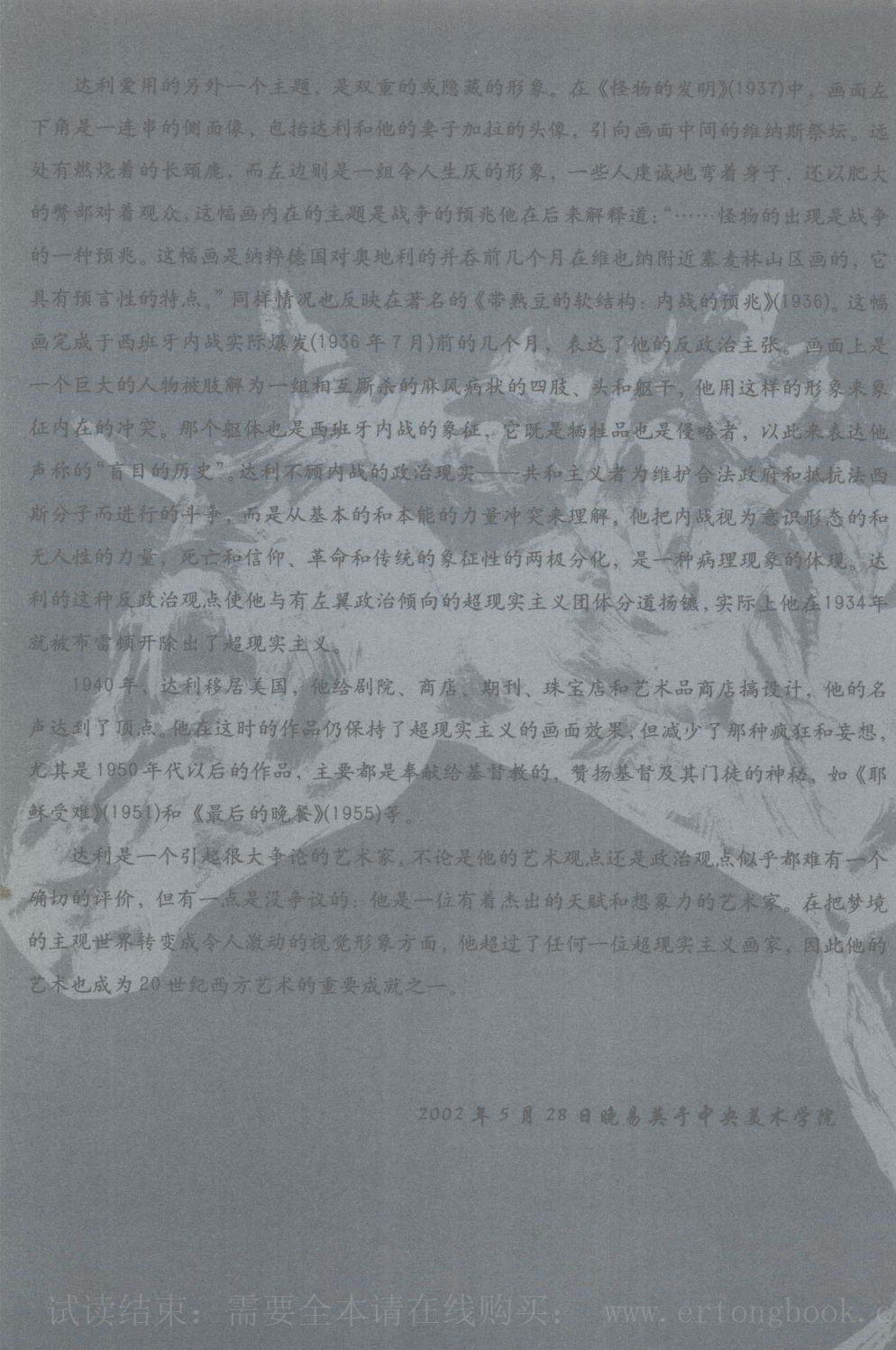


他还探索了立体主义的风格，对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也颇感兴趣。对立体主义的研究使他得以在肢解精确的现实主义画面时获得某种自由。1924年，达利由于被指控煽动学生动乱而被令休学一年，并以从事颠覆活动而被当地政府短期拘禁。1926年，由于他的放纵行为而被学校永远开除。自此，他在马德里的“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和巴塞罗那的达茂画廊展出作品，并以加泰隆尼亚的青年画家领袖而闻名，这样算是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28年，达利初访巴黎，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的画风明显受米罗的影响，但也是最后一次染指抽象绘画。1929年他越来越接近超现实主义画风，同年夏天他在巴黎举办了个展，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布雷顿为他的展览目录作序，正式将他归入超现实主义画家。由于特殊的艺术经历，使达利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风格，他以精细的笔法来描绘极写实的局部，再利用立体主义的某种构成的原则按梦境与幻觉的感觉把这些局部重新加以组织，便营造出一个超现实的荒诞画面。他的色彩也显得非常怪诞，这种不和谐的明亮颜色来自浪漫的现实主义绘画和着色照片（他自称他的画是“手绘照片”）。他为画面所选择的描绘对象通常是一些熟悉的东西，如衣、昆虫、钢琴、电话、旧印刷品或照片，很多都含有拜物教的意味。他以这些日常的东西为基础，逐渐或突然把它们变形，而且是往丑恶的方向变形，造成一种梦魇般的感觉。就

象他所称的那样，他的基本形象是血、腐朽和粪便。在他的精确而扎实的写实技巧的伪装下，使他的画面产生现实与幻觉的交错，并通过标题来引导某种描述性的主题，把观众带入他所设定的一种荒诞而恐怖的梦境。

1927年，达利把他的两件作品《血比蜜更甜》和《仪器与头》送到巴塞罗那秋季沙龙，立刻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杂志都刊登了这两幅画。这些作品反映了达利早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些特征，在画法上对立体主义的蓄意冒犯，以及画面上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使批评家都感到困惑。当这两幅画受到批评家的普遍排斥的时候，达利在一份杂志发表了《我在秋季沙龙上的画》一文，对批评家作了直率的反驳，他说他的画对于儿童、对于能用“纯洁的”眼睛看事物的渔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只有那些持美学偏见、只能理解当代“艺术的”绘画的复杂性和华丽效果，而没有能力纯朴地观看自然的人，才无法理解这些画。达利到巴黎后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到1930年，达利才开始完全以自己的风格来作画，并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弗洛伊德。他往往是根据一个偶然出现在脑海中的幻觉式形象开始作画，然后从一种幻觉继续到下一个幻觉，象一个妄想狂一样，使自己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但是在这种表面的无意识行为下，还是隐藏着他潜在的目的，不仅是那种精湛的学院派技巧充斥着理性分析的绘画过程，而且他也把他的艺术观念与社会意识隐藏在他的画中。1938年，达利在伦敦会见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评价是：“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呢？不是无意识而是显意识。”这种评价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永恒的记忆》(1931)反映了他作为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对形式主义的讽刺，即对20世纪以来欧洲现代艺术的各种抽象实验的否定。他有意采用了15世纪尼德兰艺术的细密画技术，不和谐的颜色暗示了传统的套色石版画，无限深远的远景则是用古典油画技法画出来的。那些软塌塌的钟表则作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符号和梦想，容纳了绘画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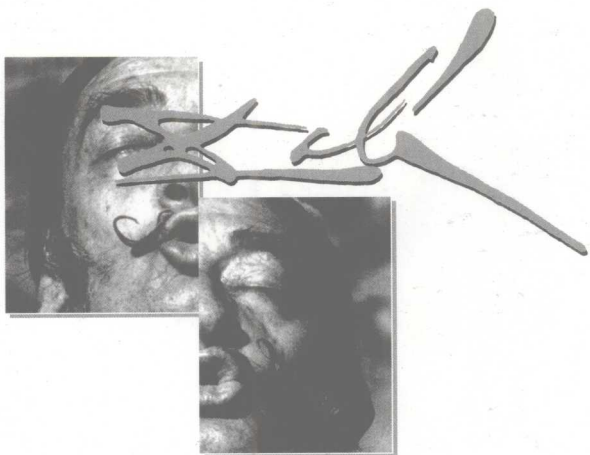


达利爱用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双重的或隐藏的形象。在《怪物的发明》(1937)中，画面左下角是一连串的侧面像，包括达利和他的妻子加拉的头像，引向画面中间的维纳斯祭坛。远处有燃烧着的长颈鹿，而左边则是一组令人生厌的形象，一些人虔诚地弯着身子，还以肥大的臀部对着观众，这幅画内在的主题是战争的预兆他在后来解释道：“……怪物的出现是战争的一种预兆。这幅画是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并吞前几个月在维也纳附近塞麦林山区画的，它具有预言性的特点。”同样情况也反映在著名的《带熟豆的软结构：内战的预兆》(1936)。这幅画完成于西班牙内战实际爆发(1936年7月)前的几个月，表达了他的反政治主张。画面上是一个巨大的人物被肢解为一组相互厮杀的麻风病状的四肢、头和躯干，他用这样的形象来象征内在的冲突。那个躯体也是西班牙内战的象征，它既是牺牲品也是侵略者，以此来表达他声称的“盲目的历史”。达利不顾内战的政治现实——共和主义者为维护合法政府和抵抗法西斯分子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从基本的和本能的力量冲突来理解，他把内战视为意识形态的和无人性的力量，死亡和信仰、革命和传统的象征性的两极分化，是一种病理现象的体现。达利的这种反政治观点使他与有左翼政治倾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分道扬镳，实际上他在1934年就被布雷顿开除了超现实主义。

1940年，达利移居美国，他给剧院、商店、期刊、珠宝店和艺术品商店搞设计，他的名声达到了顶点。他在这时的作品仍保持了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效果，但减少了那种疯狂和妄想，尤其是1950年代以后的作品，主要都是奉献给基督教的，赞扬基督及其门徒的神秘，如《耶稣受难》(1951)和《最后的晚餐》(1955)等。

达利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艺术家，不论是他的艺术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似乎都难有一个确切的评价，但有一点是没争议的：他是一位有着杰出的天赋和想象力的艺术家。在把梦境的主观世界转变成令人激动的视觉形象方面，他超过了任何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因此他的艺术也成为20世纪西方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

2002年5月28日晚易英于中央美术学院



一、菲格拉斯之子的诞生

出生前的回忆

我们对于自己出生前的情况要么什么都不记得，要么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而能生动写出子宫生活回忆的人，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是个“疯子”。有一个人对他出生前的情况，不仅一切都记得，而且还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就是第一个写子宫生活回忆的天才的“疯子”——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形容子宫是“温暖、流动的”失乐园。根据他最热衷的精神分析得出的结论，子宫生活与乐园生活有关，出生的悲剧则与失乐园的神话有关。他用天马行空的天才想象力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了一幅神奇、瑰丽，带着明显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乐园生活画卷。“它像火一样红，闪闪发光，金黄金黄，喷着蓝焰，流动、温暖、粘稠；而同时又固定坚实，布局匀称。”“我在子宫乐园里看到的不用煎蛋锅就将两个蛋煎成的蛋非常壮观；蛋黄光彩夺目，蛋白布满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血管，溢出湛蓝的颜色”。

梦幻从始至终萦绕在达利一生中，对于“失乐园”的幻想，也只不过是梦境的写照。梦境和死亡的原因都是为了回到我们所出现的那个地方，并重新获得失去的乐园的幸福。



1910年，6岁时的达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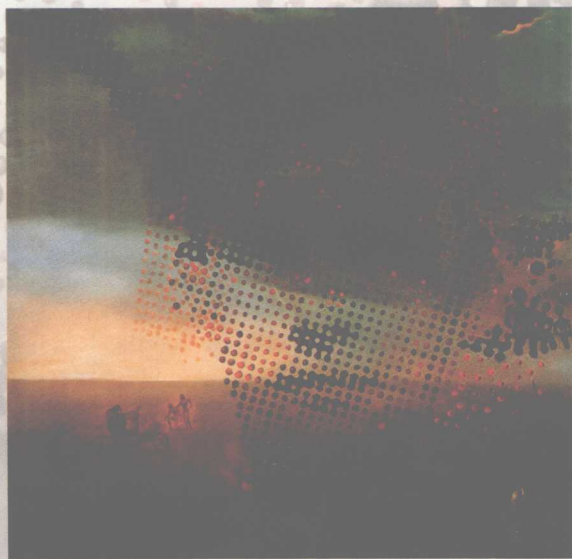
“救世主”萨尔瓦多的诞生

20世纪初，1904年5月11日，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一个神奇的小生命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孕育他十月之久的“乐园”——子宫，诞生在西班牙东北部菲格拉斯城里的一个平常家庭。他的诞生给刚失去爱子“萨尔瓦多”九个月的公证人萨尔瓦多·飞利浦·哈新托及夫人带来无比的安慰和愉悦，父母给他取了一个与其亡兄一样的名字——“萨尔瓦多”（即“救世主”）。这个萨尔瓦多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享誉全球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萨尔瓦多·达利。

父母过分的宠爱和期望使这个孩子从小就富有天生的优越感和叛逆的性格。除了祖母、母亲和拉斐尔，别人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达利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将艺术从虚无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并把自己和拉斐尔相提并论。达利曾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写道：“三岁时，我想当名厨；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我的野心不断地膨胀。”萨尔瓦多·达利似乎从来就不知道谦逊是什么东西！

然而，那个与达利同名的从未谋面的亡兄，却给天才的少年达利带来了无限的烦恼。他总感觉自己活在哥哥的影子里，甚至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哥哥聪明。他曾经说：“哥哥是个聪明可爱的人，而我仅仅得到疼爱”，虽然父母很溺爱达利，但父母对哥哥的感情依然使他心存嫉妒，他认为自己的少年就像一个“复制品、回音、蜕去的壳”。于是从小达利就好出风头，努力表现，以引起更多的目光重视。“我和哥哥的差异，如同两滴一模一样的水珠。我不及他聪明，但我善于感受。”在达利漫长的一生中，一直对这个早夭的哥哥充满了足够的好奇，哥哥到底是怎样的？亡兄的幻象一直困扰着他。1963年，年近六十岁的达利，创作了作品《亡兄的肖像》，在这张有波普风格影响痕迹的作品里，有他早夭兄长的成熟面孔。达利每天都用“双手双脚和法国颓废派的艺术手法来毁去亡兄的形象”——“我是双胞胎中不朽的那个，他是终有一死的。我不时地杀死他，因为‘神圣达利’不能与先前的世俗的人有共同之处。”

或许这些充当了达利与生俱来的幻想和标新立异的催化剂。



《亡兄的肖像》

二、小“救世主”的叛逆

小达利一直摆脱不掉哥哥的阴影。这个清秀、敏感而又难相处的孩子，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会经常向他的父母展现忽起的念头。小达利在家里建立了一个绝对的王国，大家对他百般宠爱，随时准备为他效劳。穿戴着银鼠皮做的法衣和金光闪闪的王冠的达利，毫无禁忌，为所欲为。钻进厨房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到8岁之前还在尿床。而所持的理由就是他觉得这样舒服。

“恶作剧”更是他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幼年的达利做尽了出格的事情，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作剧大王。6岁的时候，在一个大家都等待着彗星降临的夜晚，兴奋恐惧的达利莫名其妙地踢了年仅3岁的妹妹的脑袋。盛怒的爸爸把他反锁在屋里，达利不住地拼命叫嚷，嗓子都喊哑了，看到因自己而导致了父母的对骂，幸灾乐祸的达利则更加狂吼乱叫起来。

有一次，达利被鱼刺卡住。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抱着脑袋跑到过道里去了。后来达利曾多次假装抽搐、咳嗽、喘气，只

是为了观看父亲抱头跑开的狼狈样子，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欣赏着父亲的表演。

在为了拯救妹妹不被穿耳孔，用扫帚打了医生老头之后，达利从不放过生病的机会，即使只是为了再见到那个可怜的他打得流泪的



达利设计的
《拿破仑面具》